

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
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欢
迎来稿:wyhappy781@163.com

战友结伴叙旧情

◎赵国庆



5月16日,我们原南京军区步兵学校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同学聚首南昌,开启战友结伴游的新旅程。

我们一个班原本10个人,松林同学几年前先行去见马克思了,安宝血压高,正高是当地市人才库的专家,有重要项目恰巧被抽中,其余7个同学一个不缺。除了班长金球夫人晕车特别厉害没到外,其余6个家属都随行。

英雄城南昌靠近竹生的故乡高安市。去年7月,军校毕业45年,全班在母校原址安徽省滁州市首次联谊时,大家就约定:要分别到各位同学的家乡走一走、看一看,既能感受各地的人文地理风情,丰富晚年精神生活,又可延续同学战友之间的兄弟情谊。竹生同学十分爽气地接下了皖东寻根之后的第一单。为了安排好战友来南昌的吃住游,他和夫人多次到南昌市考察、踩点。

第一个游览的景点是海昏侯国遗址公园。这几年,同学们都跑了不少地方,看了不少景点,但考古遗址公园还是第一次。5月17日上午,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的海昏侯国遗址公园。当日下午游览的目标地是著名的滕王阁。来之前,有的人只知道江西是革命老区,南昌是一座红色的英雄城,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和军旗升起的地方。看过滕王阁,才知道江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。第二天去的是江西代表性特色景点——八一广场和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。

聚会当天,作为东道主,竹生夫妇安排了高规格的欢迎宴,并从家中带来了好烟好酒。此后为了方便,晚饭都在下榻的江西饭店用餐。酒逢知己千杯少,第三天晚上,竹生带来的两箱四特酒告罄,同武坚持要把他的兵看望他时带来的酒和大家分享。小姜忽地问我:同武走到哪里,哪里都有他曾经的兵来看他,你咋没有呢?我咋有呢?我在连队带兵的时间很短,从军26年中,绝大多数时间在团以上领导机关工作。同学们都说同武带兵严格,由此有出息、记住他的兵很多。

家属们除了参与我们的谈论外,自成小圈,家正夫人向大家展示了她精心打造的小花园照片,引得小姜立马淘宝下单买花。告别宴上,家正夫人拉着竹生夫人姚木兰,要她答应明年一起去山东淄博。老班长金球端起酒杯,抬高嗓门说:“往后的结伴游,一个不能少,只能加,不能减。”话音未落,一杯酒已下肚。立马有人问:“班长,明年去淄博,你夫人晕车咋办?”金球嘿嘿一笑:“我提前10天从家中出发,踏三轮车到同武家。”哎哟,我们倒要看看呢。

饭间,伟潮等同学说,我们去年赴皖东滁州是寻根,今年来江西南昌是寻魂。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,重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,精神又一次经受涤荡和洗礼。十八九岁走进军营,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锤炼摔打,军魂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基因。尽管离开部队多年,离开工作岗位也快十年,但军旗下的我们仍然热血贲张,回肠荡气。皖东的根、南昌的魂,铸就了大家共同的基因,我们才有说不完的话、道不完的情,这是我们有生之年重要的精神寄托。

同武接过了竹生的“火炬”,明年4月,同学们将在同武的家乡淄博再聚。

陶艺小达人
◎施敏



那些被遗忘的往昔故事

她和她的爱人同年入党
他们的信仰如并蒂的花
携手共进彼此照亮
在历史河流的瞬息里
像是飘飞的一朵细浪

这本党费证简单而册薄
它是爱的见证
是信仰的脉络
支撑着一个时代的脊梁



的军旅生涯提前画上句号。命令下达的早晨,望着窗外山道上蹒跚的黑点,他背脊挺得比白杨还直。

他们在炊烟与鸡犬声中织就平凡岁月,三十年光阴在锄头下翻出沃土。偶尔,他也会和孩子们说起自己在部队的往事,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,那些摸爬滚打的岁月,让孩子们对军营充满向往与憧憬。而她,总是静静坐在一旁微笑倾听,眼神里满是爱意。目光掠过鬓角的霜色,停留在他腕间那根褪了色的碎花头绳上——那是他们共同的军功章。

清明细雨漫过营区旧址,当年的小树已亭亭如盖,叶片摩挲声里混着遥远的军号。他带着妻儿站在白杨树下,风掠过树冠,吹起他斑白的鬓角。远处山坳里,新的营房正在拔节生长,年轻哨兵的身姿如白杨般挺拔。他忽然明白,有些守望从不因时光褪色:白杨树守着营区的晨昏,他守着心中的月光,而他们共同守护的,是比军令更绵长的承诺——那是跨越禁令的勇气,是把军功章换成头绳的温柔,是三十载春秋里,从未走散的,迷彩与山花的守望。

当最后一缕夕照漫过树梢,他们相携走过开满山茶的小径。暮色中的军号穿越时空,震落白杨叶上积攒了半生的月光。

一本党费证

◎宋一枫

在五斗橱抽屉的角落里
户口簿与病历本的中间
一本党费证静静地躺着
封皮殷红如初
内页纸张泛黄
边缘有些卷折
字迹依然清爽
是一段岁月尘封的铿锵

1960年5月的印章
鲜艳透亮
盖下信仰的重量

李振芳的名字端正刚强
写满对党的忠诚和担当

时光回溯那如火的年代
她怀揣此证而初心不改
党费证是她无声的表达
走过风雨泥泞历经炎凉

2025年3月停止了所有
转动的星光
党费证的出现
像是完成使命等待叙说

白杨树下的守望

◎彭常青

离队那日,指导员在荣誉室找到他时,迷彩服肩章上还沾着晨露。褪色的布料在玻璃展柜前挺括如锋,指尖正摩挲着他标兵照片的鎏金边框——原本缀满军功章的位置,此刻静静躺着一根碎花头绳。退伍令像片秋叶落进掌心,山道尽头一个拄着木杖的身影,正将佝偻的脊背弯成问号。

在群山环抱的偏远小镇,山岚总爱在晨曦中轻抚军营岗哨。站在训练场边的白杨树下,六年军旅将他淬炼成挺拔的标杆。这个来自西南山区的孤儿,用布满厚茧的手掌在手榴弹和四百米障碍场烙下全团纪录。当战友们望着荣誉墙上挂满勋章的照片时,无人知晓营区外一公里的山坳里,藏着他生命里最温柔的牵绊。

村庄在鸡鸣中苏醒。拖着蟠曲的右腿,单薄的身影背负竹篓斜进雾里。小儿麻痹症把她的童年碾成碎片,那些踉跄与讥笑都被细密针脚缝进绣着山茶花的布包。每当山下部队出操号刺破晨雾时,她总倚着老槐虬结的躯干,看迷彩方阵将霞光踏成碎金。战士们的呼号漫过山梁,似命运里雄浑的鼓点,震开她从小被自卑尘封的窗。

七月的暴雨像紧急集合哨,让人猝不及防。执行完抗洪任务返

营时,盘山道已化作褐色的河。转过青石崖的瞬间,泥浆里挣扎的碎花布刺痛他的眼——背篓倾覆的草药浮成绿岛,姑娘深陷泥潭的手掌像蝴蝶折断的羽翼。军靴踏碎雨帘的声响惊动了绝望中的姑娘,当迷彩色的温暖笼罩周身时,她第一次看清了这张被雨水冲刷得棱角分明的脸庞。

卫生队输液瓶里的药液滴答响,高烧中的他闻到姜汤苦涩的甜味。姑娘龟裂的手指捏着搪瓷勺,将热气呵成山间的云。氤氲中,他听见细若蚊蝇的乡音:“你救我的那天,迷彩服后背磨破了三处……”话音未落,一滴泪砸在军被上,晕开深色的花。

秋收时节,连队后厨开始飘起特别的米香。她用晒干的野菊缝制香囊,悄悄塞进他磨破的衣兜;他则将津贴换成治疗仪,趁着夜色翻过山头送到她家门前。他在靶场打出满环时,她正在灶台前煨着党参鸡汤;她被暴雨困在山洞时,他用手电筒光束劈开黑暗。白杨树皮剥落又新生,直到那个飘雪的冬夜,他将三等功勋章别上她的粗布衣襟:“这荣耀,该属于陪我走过四季的人。”

然而,“战士不得在驻地谈恋爱”的铁律,如同一道无情的屏障,不仅让提干梦想化为泡影,也让他